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三十八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卷三十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2043
No.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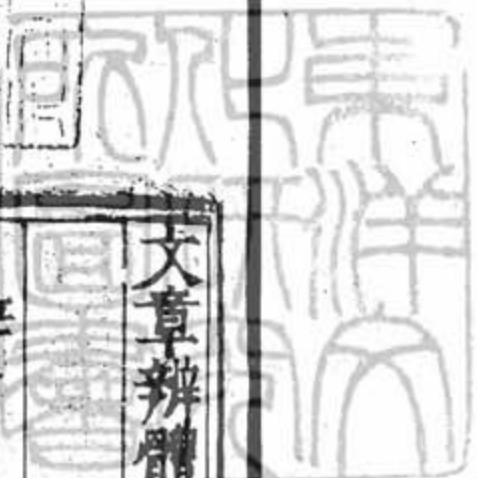


辨

諱辨

疊山謝氏曰一篇辨明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作爲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蒞之類是也今賀



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諱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魯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駢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滄勢秉機也惟宦官官妻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

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官妻則是宦者官妻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桐葉封弟辨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也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失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辨鵑冠子

晦翁云退之議論正規模闊然不如子厚較精密如辨鵑冠子并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皆是余讀賈誼鵑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鵑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鵑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鵑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鵑冠子遷號爲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鵑冠子書亦必不取鵑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正統辨

元楊廉夫

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

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恭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入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于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大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

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擊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

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
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
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
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
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爲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
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北漢四主遠兼郭周
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
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
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
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
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
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
膺周接唐以爲統則遂爲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

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
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
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
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
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
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
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
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
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
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
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
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

牛番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
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
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爲南史也明矣我世祖
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
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
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
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
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
宋而不在平遼與今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
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
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
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
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

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
哉嗚呼春秋夫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
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
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
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
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
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
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三十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
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
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
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
程諸子傳焉蔡季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

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而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徇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辯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伎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晉無以爲論

祿命辨

洪武宋景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剛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觀命祿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公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闢奧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喉計都也星

字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喉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為皆業之士為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伶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益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喉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充信

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竒中乎曰有固
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
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
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
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
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
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
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以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
體體則為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緯恒絡繹
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
宿則吉歷某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
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主同一
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

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為木之餘計為主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字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剋故無亦非通論也况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詳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曰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暫而瘠也至於豐肉而庠則得土氣之

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目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所當為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修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昔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貴成於已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復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知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權筆王瓚襪之子產不之

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一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八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九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原

原道

唐韓退之

程子曰韓子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